

邪屋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美」雪莉·杰克逊◎著 杨雪◎译

新华出版社

邪屋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美」雪莉·杰克逊◎著
杨雪◎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邪屋 / (美) 杰克逊著; 杨雪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6.5

书名原文: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ISBN 978-7-5166-2470-8

I. ①邪… II. ①杰…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77577号

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By Shirley Jackson

邪屋

作者: [美]雪莉·杰克逊

译者: 杨雪

责任编辑: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 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排: 臻美书装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千字

版次: 2016年5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66-2470-8

定价: 32.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第一章

1

没有谁能长时间活在绝对的现实中而保持理智；即使是云雀和蝈蝈儿，恐怕也是要做梦的。西林山庄，丧失了理智，耸立山间，日星隐曜；它已经耸立了八十年，恐怕还要再耸立八十年。山庄里，墙体依然笔直，砖瓦严丝合缝，地板尚还牢固，门也兀自关着；寂静笼罩着西林山庄的一草一木，每一个经过这里的生灵，都会感到孑然一身、形单影只。

约翰·蒙太古是人类学博士，之所以学人类学，是因为觉得这门学科可能最接近他的兴趣：灵异现象研究。他

的调查方法极不科学，所以只能从博士的头衔中找到一点自豪和权威。他做人从不低声下气，可为了租下西林山庄，却花了大笔的钱，并赔上许多自尊，才获得三个月的租期。但他坚信，在公认“闹鬼”的宅子里写出的对灵异现象的分析著作，肯定会引起轰动，那时他为此付出的一切辛劳也就值了。他一辈子都在寻找真正闹鬼的房子。听说西林山庄的时候，他先是怀疑，继而期待，最后坚定了信心；既然已经找到这块肥肉，他可不会轻易放弃。

十九世纪无畏的捉鬼者启发了蒙太古博士研究西林山庄的想法；他打算住到西林山庄里，亲眼看看会发生什么。他原本是想像巴勒欣山庄的那位不知名的女士那样，举办长达一夏天的聚会，用槌球和看鬼活动吸引各路信鬼和不信鬼的人士参加；可惜当今这个时代，不管是信鬼的还是不信鬼的，亦或是不错的槌球运动员，都不好找了。蒙太古博士只得招募助手。可能是搞灵异研究的人都闲散不羁，也可能是细致记录的研究方法早已过时，总之，并没有人主动上门，蒙太古博士只得自己去找。

蒙太古博士以细致谨慎自诩，故而在寻找人选上花了很长时间。他把灵异研究的记录、过期黄色小报和通灵学者的报告翻了个遍，整理出一份因为种种原因经历过离奇事件的人的名单。先剔除已经去世的人，再划掉那些看上

去像是爱出风头、哗众取宠或者有点弱智的名字，就只剩下十几个候选人了。每个人都收到了蒙太古博士的邀请函，请他们在一栋乡间别墅待上一整个夏天或者稍短一点的时间，这里尽管老旧，但通水通电，有集中供暖和干净被褥。住进去的目的，信里说得很明确，是要观察并探索山庄八十年历史中种种奇怪的故事。蒙太古博士并没有明说这山庄闹鬼，因为作为一个研究者，他不敢在实际体验到灵异现象之前就下此断言。所以信故意写得有些模糊，吸引读信的人往那方面去猜。寄出一沓信后，蒙太古博士收到了四封回信。另外八九个没有回信的，可能是搬家后没有留下新地址，可能是对灵异现象已经丧失兴趣，也可能压根儿不存在这个人。对这四个回信的人，蒙太古博士又去了信，告知山庄空下来的具体日期，并附上了详细的路线图，因为，他不得不解释说，去往山庄的路不容易打听得到，尤其是从附近的村庄那儿。动身的前一天，蒙太古博士不得已带上了山庄主人的家庭一员，又有一个人发来电报，用明显编造的借口推掉了这个邀请。还有一个人既没有来也没有给信儿，可能是给什么要紧的事儿耽搁了。另外两个倒是来了。

来西林山庄时，艾琳娜·万斯三十二岁。她妈妈已经死了，所以这世上她唯一真正讨厌的人，就是她姐姐了。她讨厌她姐夫，也讨厌她五岁的外甥，她没有朋友。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她都在照顾生病的母亲，所以比较擅长护理，却很难适应强烈的阳光。她甚至都不记得成年后有真正快乐的时光；陪伴母亲的岁月充满了小小的内疚、些微的自责、持续的疲惫和无尽的绝望。尽管没有刻意地让自己变得内向和害羞，但长期的独处和自我封闭让她不善言辞，哪怕只是随意交谈，她也会感觉很不自在，找不到话说。蒙太古博士选中她，是因为在她父亲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年她十二岁、她姐姐十八岁，雨点一样的石头砸向了她们的房子，从屋顶、墙面滚落，打破窗户，疯狂地敲击着房顶。石头雨断断续续下了三天，每天都有人聚集到门外看热闹，母亲还歇斯底里地坚称那是对她心怀恶意的邻居干的，这些都让姐妹俩心烦。三天后艾琳娜和姐姐住到朋友家，石头雨也停了。此后母女三人又住了回去，邻里之间的不和虽然一直没有解开，但石头雨倒是再也没有下过。

这桩公案早已被人们忘却，只有当蒙太古博士打听时才会有人提起；艾琳娜和姐姐肯定也已经忘了，尽管她们当时都以为是对方的错。

艾琳娜自打有记忆起，就在暗暗期待像西林山庄这样的奇遇。照顾母亲，把这个暴躁的老太婆从椅子上扶到床上，日复一日地摆好碗筷，硬着头皮洗那些脏兮兮的衣服，做这些事时艾琳娜都坚信有一天会有不一样的事发生。她给蒙太古博士回了邮件，接受了他的邀请。她姐夫还非要打几通电话，看看这个什么博士会不会让艾琳娜参加她姐姐认为未婚女性不宜参加的野蛮仪式。也许，艾琳娜的姐姐在枕边悄悄对丈夫说，也许蒙太古博士——如果他真叫这个名字的话——拿这些女人做……就算是做实验吧！你知道的，那种实验。艾琳娜的姐姐开始浮想各种她听过的实验，艾琳娜倒没想到这些，即使想到了，她也不害怕。这么说吧，艾琳娜哪里都愿意去。

“西奥多拉”是她用得最多的名字；她签名时签“西西”，公寓门牌上写的是“西奥多拉”，电话簿上、浅色的文具上、壁炉上的可爱照片，用的都是西奥多拉这个名字。西奥多拉跟艾琳娜太不一样了。良心和责任对西奥多

拉来说，是女童子军^①才要有的品质。她的世界是一片柔和而轻盈的色调。她上了蒙太古博士的名单是因为她——带着一股植物香气微笑着走入实验室的她——蒙上眼睛、堵上耳朵都能轻易地从二十张牌里猜出十八张、十五张，或者十九张。西奥多拉的名字在实验室的记录上非常显眼，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蒙太古博士的视野。她被蒙太古博士的第一封信逗坏了，出于好奇回了信（也许就是帮她认出卡牌的神秘力量将她推向了西林山庄），其实压根儿没打算真去。但是，也许又是那个躁动不安的第六感作祟，当蒙太古博士再次来信确认时，西奥多拉鬼使神差地跟合租公寓的室友大吵了一架。双方都撂下了狠话；西奥多拉还把室友给她的雕刻小摆件无情地砸碎了，她室友也狠心地撕碎了西奥多拉送给她当做生日礼物的缪塞文集，又故意把西奥多拉写有感人而俏皮的题词的那一页撕了个粉碎。这当然不可原谅，在她们可以一笑置之之前，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来冷却和遗忘。西奥多拉当晚就写信给蒙太古博士，接受了他的邀请，并于第二天在冷冷的静默中离开了公寓。

① 女童子军（The Girl Scou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针对美国女孩的青年组织，通过露营、社区服务、学习急救知识等方式培养女孩诚实、公正、勇敢、自信的品质。（译者注，后文脚注均为译者注。）

路克·桑德森既爱撒谎，也爱偷东西。他的婶婶，也就是现在西林山庄的主人，总是说她这个侄子受过最好的教育，穿着最漂亮的衣裳，最有品味，却总爱跟狐朋狗友混在一起。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让他安全地出去待几周的机会。她鼓动家庭律师去劝蒙太古博士说，没有家庭成员在场的话山庄就不能租给他做研究。正好蒙太古博士也欢迎他的加入，大概是第一眼看到路克时，就在他身上发现了猫一样敏锐的自我保护的本能。不管怎么说，可以去西林山庄度假，路克很高兴，桑德森夫人很感激，蒙太古博士也相当满意。桑德森夫人对家庭律师说，西林山庄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路克能偷的东西。那些旧银器倒是值点钱，但是把它们偷出来再拿去倒卖未免太费劲了。桑德森夫人其实是误会路克了。他再怎么说也不会拿自己家里的银器，或者去拿蒙太古博士的手表、西奥多拉的手镯；他的小偷小摸无非就是从婶婶的钱包里拿点小钱，或是在牌桌上使点小诈罢了。婶婶的朋友们喜欢这个帅小伙子，有时送他表啊、烟盒什么的，他转手就倒卖了。路克将来会继承西林山庄，但从没想过要住进去。

“我不同意她把车开走。”艾琳娜的姐夫态度非常强硬。

“这车也有我的一半，”艾琳娜说，“我也出了钱的。”

“我就不同意她把车开走，就这样。”她姐夫向妻子求助，“凭什么她可以用一个夏天，害得我们没车用。”

“一直都是嘉莉在开，我都没碰过这车，”艾琳娜说，“再说，你们整个夏天都要待在山上，山上也用不着车。嘉莉，你明知道在山上用不着车。”

“可是万一丽妮生病了或者出什么事了呢？万一我们要开车把她送到医生那儿去呢？”

“这车也有我的一半，”艾琳娜说，“我就要把它开走。”

“万一嘉莉病了呢？万一我们找不着私人医生，得上医院呢？”

“我就要开。我就要把它开走。”

“想得倒美，”嘉莉有意放慢了语速，“我们都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对吧？你也没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对吧？我没法就这么把车借给你。”

“这车也有我的一半。”

“不行，”嘉莉说，“我不借。”

“就是，”艾琳娜的姐夫附和道，“嘉莉说得对，我们还要用呢！”

嘉莉微微一笑，“我要是把车借给你，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谁知道这个什么博士可不可靠呢？你太年轻了，这个车很贵的。”

“我给信誉中心的霍默打过电话了，他说他的信誉不错——”

嘉莉微笑着打断了她的话：“是，当然可以说他是个正经人。但是艾琳娜不肯告诉我们她要去哪儿，也没说我们想要回车的时候该上哪儿找她；万一出了点事呢？我们只怕都蒙在鼓里。即使艾琳娜——”她对着茶杯自顾自地说下去，“即使艾琳娜愿意为了某个男人的邀请就跑到天涯海角，也没有理由非让我们把车借给她。”

“那车也有我的一半。”

“万一丽妮病了呢？孤零零的在山上，周围也没个人，没个医生？”

“不管怎么说，艾琳娜，妈妈一定会赞成我的。妈妈相信我，肯定不会让我由着你乱跑，开着我的车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那万一是我病了呢？在那个——”

“我相信妈妈会同意我这么做的，艾琳娜。”

“再说，”艾琳娜的姐夫又想起了一茬，“谁知道她能不能把车完好无损地带回来呢？”

凡事总有个第一次，艾琳娜告诉自己。她一大早上就搭了辆出租车，想着姐姐和姐夫可能因为担心车而心神不宁，她就有些激动；司机把放在前排的纸箱拿了出来，她也赶紧抓着手提箱钻了出去。艾琳娜多给了点小费，心想要是姐姐和姐夫跟在后面，此刻肯定拐到一旁咬耳朵说，

“看，我就说吧，她就是个贼。”她紧张地朝街道两头望了望，然后跑进巨大的公共车库，他们的车就停在里面。结果她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小个子女士，大包小包撒落了一地，一个袋子打翻在人行道上，碎了的芝士蛋糕、番茄片、硬面包都掉了出来。“真烦人真烦人！”小妇人叫道，抬起脸冲着艾琳娜说，“我正要去拿回家呢，真烦人真烦人！”

“真对不起。”艾琳娜说。她弯下腰，可是把番茄和奶酪蛋糕的残渣再捡起来塞回到袋子里去好像已经不太可能了。小妇人气呼呼地瞪着她，在艾琳娜够着之前，一把夺过掉落的另一个袋子。艾琳娜站起身，挤出一个歉意的微笑，说道，“我真的很抱歉。”

“真够烦的，”小妇人还是骂骂咧咧的，但态度缓和

了一些。“我正要拿回去当午饭呢！现在，都怪你——”

“要不我赔您吧？”艾琳娜掏出钱夹，小妇人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

最后她说：“我不能就这样要你的钱。毕竟这些东西不是我买来的，是我捡的剩下的。”她忿忿地咂着嘴，“你该看看那些火腿，可惜都被人拿走了。还有巧克力蛋糕，还有土豆泥沙拉，还有装在锡纸盒里的小糖果。我本来就去晚了，这下……”她和艾琳娜一同望向人行道上的那堆残渣。最后小妇人说：“所以说，我不能拿钱，不能因为一点捡来的东西就跟你要钱。”

“那我可以买点什么补给您吗？我赶时间，但是如果能找到一家开着的——”

小妇人狡黠地一笑。“我好歹还有这些呢，”一边说，一边抱紧了手上的袋子。“你可以出钱让我打车回家，这样就不会再被人撞倒了。”

“没问题，”艾琳娜一口答应，转向一旁饶有兴致地观望了半天的出租车司机，“您可以把这位女士送回家吗？”

“几块钱就够了，”小妇人说，“当然，不包括给这位先生的小费。像我这么身材矮小的人，被撞一次真是太危险了，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过，能遇到你这样讲道理的

人真是幸运，有的人把你撞倒了根本就不回头看一眼。”艾琳娜扶着她，她拿着袋子爬到出租车内。艾琳娜从钱夹里拿了 2 美元 50 美分给了那个小妇人，她接过来紧紧地攥在手里。

“得嘞，”出租车司机问道，“您要去哪儿呀？”

小妇人咯咯笑道：“车开了我再告诉你。”然后对艾琳娜说：“祝你好运，亲爱的。以后注意点，别又把人撞了。”

“再见，”艾琳娜说，“真的非常抱歉。”

“没关系，”小妇人说。车子开动后她对艾琳娜挥手道：“我会为你祈祷的，亲爱的。”

望着远去的出租车，艾琳娜想，最起码，还有一个人为我祈祷。起码还有一个人。

4

这是今年夏天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夏天常常让艾琳娜想到童年，那段似乎永远都是夏天的时光。在父亲去世的那个阴冷的日子以前，她几乎想不起来还有过冬天。最近她开始思索，这些年里，时光飞逝，她都做了些什么？她怎么可以这样浑浑噩噩、虚掷光阴？我真傻，每年夏天

来临时她都这样对自己说，我真傻；我已经长大，知道了人生的意义。她开始明白，没有什么是毫无意义的，包括一个人的童年。每年，都会有一个夏日的清晨，暖风拂过她走过的街道，却留给她一个寒冷的念头：又一年就这样流走了。然而今天早晨，当她开着她和姐姐共同拥有的这辆车，一边担心被姐姐姐夫发现，一边规规矩矩地驾驶，该停车的地方停车，该拐弯的地方拐弯。她向洒在街道上的阳光微笑，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终于迈出了一步。

以前，每次得到姐姐的允许开这辆小小的车时，她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有一点污损或划痕，会让姐姐生气。但是今天，后座上是她的硬纸箱，脚边是她的手提箱，副驾驶座上是她的手套、钱夹和薄外套，这辆车完完全全属于她了，是她自己的一个小世界。我真的要走了！

在等上高速前的最后一个红绿灯时，她从钱夹里掏出蒙太古博士的信。地图都不必看了，她想，他一定是个很细心的人。信上说，“上 39 号公路到艾什顿，然后向左拐到 5 号公路上，向西走将近 30 英里后，会抵达一个叫希尔斯代尔的小村。穿过希尔斯代尔，有一个路口，左边是加油站，右边是教堂，在这里向左拐，到一条乡间小路上；你得从这里上山，路况不是很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头，大概 6 英里，就到了西林山庄的大门前。我把路线说得详

细一点，省得你在希尔斯代尔下来问路。那里的人对陌生人很不友好，并且毫不掩饰对打听西林山庄的人的敌意。”

“我非常高兴你能加入我们，很期待在 7 月 21 日星期四与你相见……”

绿灯亮了，她上了出城的高速。现在没人能抓住我了，他们连我走的哪条路都不知道。

她从来没有一个人开车到这么远的地方。用英里和小时来分割她长长的旅途未免有些愚蠢，她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车顺着道旁的一排树，笔直地开在车道上，这样就像有一条时光隧道，带着她驶向一个全新的地方。最终的目的地也许飘忽不定，也许模糊不清，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但旅途本身却是实实在在的。她决定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一个细节，爱每一条路、每一座房子、每一个小小丑丑的村庄，想象着她也许会脑袋一热，就在哪里住下，再也不离开了。她也许会把车停在高速公路旁——尽管她跟自己说不可以这样，会罚款的——然后信步穿过树林，走到舒适怡人的乡间去。等她走累了，也许会追逐飞舞的蝴蝶，或是沿着一条小溪，在黄昏时来到伐木工人的小屋前，请求留宿。她可以从此就在东巴灵顿，或者是德斯蒙德，亦或是伯克利的村子里安家。她也可以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开啊开，直到车胎磨损殆尽，直到世界的尽头。